

# 浅析两京地区汉墓壁画在汉代墓室壁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赵海洲

〔摘要〕两京地区的汉墓壁画是在继承西汉中晚期之前各种丧葬绘画的基础上出现并发展的。由于两京地区在汉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这一地区在西汉中晚期已经成为了汉代墓室壁画创作的中心。之后历经整个汉代,这一地区的汉墓壁画在汉代墓室壁画的发展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引领了汉代墓室壁画的发展潮流。

〔关键词〕两京地区;汉墓壁画;主导地位

〔作者简介〕赵海洲,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博士,郑州 450001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11-0144-03

汉墓壁画是汉代墓葬装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广泛展开,大量的壁画墓被发现,同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也解决了很多重要疑问。但是汉墓壁画的研究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还有许多疑问尚未解开。其中,笔者特别关注的问题主要有:汉墓壁画在宏观上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以元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多元共同发展的模式?而笔者通过研究认为汉墓壁画的出现和发展仍然是以一个地区的墓室壁画为主导的一元模式,而这一地区就是汉代的两京地区。本文所指的两京地区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汉代的“两京”指的是当时的长安和洛阳,而本文所谓的“两京地区”并不仅仅局限于长安和洛阳两座都城及其附近区域。具体来讲本文所谓的“两京地区”指的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京畿地区,也就是汉代的司隶校尉部。有鉴于西汉和东汉的司隶校尉部在具体的空间范围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本文在论述的过程中并不再作时代的划分。

两京地区汉墓壁画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是偶然的,相反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墓室壁画作为一种丧葬艺术,从根本上来讲,它是墓葬的一种装饰,属于墓葬的一种附属品,在观念形态上,它更为直接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的一些丧葬观念和人们对死后世界的认识。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蕴涵着同样观念形态的早期各种丧葬绘画对两京地区汉墓壁画出

现和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在此更应引起特别的注意。

就全国范围内而言,西汉中晚期的墓室壁画仅出现在两京地区,而且出现的数量也比较多。从时间关系上讲,这一时期的墓室壁画与之前各种丧葬绘画时代蝉联,关系更为密切。而从目前的发现来看,至迟在战国中晚期蕴涵着灵魂升仙之丧葬观念,并具有特定功能和象征意义的墓葬绘画图像体系已经形成<sup>[1]</sup>。这一图像体系在西汉早中期继续发展,并且在许多方面都较战国中晚期的丧葬绘画更为复杂和进步。到了西汉中晚期两京地区成批出现的汉墓壁画更对之前各种丧葬绘画作了一次重要的整合与定型,从而使墓室壁画这一新的丧葬艺术形式从此发展起来,之后成为了汉代丧葬艺术和丧葬文化中的重要内容。

西汉中晚期两京地区一共发现了十处汉墓壁画。其中西安地区四处,洛阳地区六处。这一时期两地的墓室壁画总体上具有阶段一致性,但同时又由于两地传统文化的不同而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壁画的布局、构图、题材内容以及内在的图像系统等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两京地区也已经形成了当时墓室壁画创作和繁荣的中心。就目前的发现来看西汉中晚期墓室壁画仅在两京地区的西安和洛阳两地存在和发展,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学术界往往存在着偏见,仅仅认为洛阳地区是当时墓室壁画创作和繁荣的中心<sup>[2] (P26)</sup>。笔者

认为,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尽管西汉时期的壁画墓西安地区在数量上要少于洛阳地区,但是在内容题材上要明显丰富于洛阳地区,写实的绘画风格也比洛阳地区更加成熟<sup>[3]</sup>。总体上而言其艺术成就和演进速度都不亚于洛阳地区,其在汉墓壁画发展中的地位也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故笔者认为至少在西汉中晚期以西安和洛阳两地为中心的两京地区已经形成了汉代墓室壁画创作和繁荣的中心了。

新莽到东汉前期西安地区仅发现了两座壁画墓,且在壁画的规模和内容的丰富程度上都不如洛阳地区。洛阳地区这一期共发现了六座壁画墓。可见尽管这一期以西安和洛阳为代表的两京地区仍然作为汉墓壁画创作的中心引领着汉墓壁画的发展。但就两京地区内部来讲,随着新莽到东汉前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墓室壁画创作的重心更偏向于洛阳地区了。同时,除了洛阳和西安两地外,在山西平陆枣园村也发现了一座这一时期的壁画墓<sup>[4]</sup>,可见这一时期在两京地区内部除了墓室壁画创作重心转移外,在空间的分布上也呈扩张的趋势。

就全国范围内而言,这一期除了两京地区发现的九座壁画墓外,还在山东发现两座,河西地区发现一座,东北辽阳地区发现一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京地区的墓室壁画日趋繁荣和成熟,而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一定的时期内这种繁荣与发展也必然导致在空间上的运动和膨胀。再加上这一时期各地普遍存在的文化交流和人员流动,那么在这一时期两京地区之外壁画墓的突然出现就不难理解了。这些地区的墓室壁画深受两京地区这个壁画创作中心的影响,在图像和风格上具有明显的传承迹象,从其渊源和发展的角度看都深染了两京地区墓室壁画的鲜明印迹。山东梁山后银山壁画墓由石材构筑,分为前后室,前室为覆斗形,后室为券顶,壁画集中于前室。藻井上绘日月天象,东壁绘一大树,上立乌鸦,还有题字。西壁壁画分上下两层,上层绘凤鸟、伏羲、神人宰牛等天界景象。下层绘车马出行队列。南壁绘楼房和人物,北壁绘流云、龙和联璧图案<sup>[5]</sup>。山东东平县1号壁画墓是近年新发现的壁画墓,墓由石板构筑,由墓道、双墓门、前室和四个耳室组成。墓顶绘制云气纹和金乌,门楣、墓壁表现了敬献、谒见、斗鸡、宴饮、舞蹈等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sup>[6]</sup>。总体上来看这两座壁画墓的主题和内容直接承袭了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壁画墓,由于距离两京地区较近,其地域特色表

现得并不明显。但其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显得更加丰富和多样一些,尤其是梁山后银山壁画墓的车马出行图,在这一时期的两京地区尚未发现,在此比较有特色。但就其艺术风格上讲画面显得更灵活、随意一些,写实性没有两京地区那么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其艺术水平较两京地区还有一定的差异。河西地区发现的武威韩佐五坝山壁画墓为横穴式土洞墓,墓门正壁绘有虎、不死树和舞蹈人物,表现的是昆仑仙墟的景象。右壁绘有墓主人宴居享乐图和男女侍者,左壁绘庄园、山野、狩猎等内容<sup>[7] [P119]</sup>。辽宁金县营城子墓的结构比较复杂,为带套室的穹窿顶墓。主室南门内上方绘张牙舞爪的怪物,门内两侧绘执戟门吏。门外上方绘一头戴山形冠,一手执旗,一手操蛇的怪物,怪物左为一直立的虎。墓内最大的一幅壁画位于主室北壁,画面描绘有青龙、仙鹤、流云、羽人等形象,表现的是祈祷和升天的场面<sup>[2] [P46]</sup>。这两座壁画墓的图像和风格同样直接继承了同时期和上一期的两京地区的传统,但同时又由于距离两京地区较远,具有较强的文化独立性。较之山东地区这两座壁画墓地域特色比较浓厚,显现出了许多变异和独创因素。如武威韩佐五坝山墓总体风格上显得简约粗放,尤其是虎的形象和画法明显不同于两京地区,非常具有地域特色。而金县营城子壁画墓,在主题内容上仍旧是引魂升仙和镇墓避邪,未见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与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壁画内容格格不入,基本上仍继承两京地区西汉中晚期的传统,显现出比较明显的滞后性。而其壁画均以墨线单勾,风格粗犷与武威韩佐五坝山壁画墓接近,艺术水平较之两京地区这一时期的墓室壁画还有相当的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在两京地区影响下墓室壁画初创期的不成熟性。

东汉中期墓室壁画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且在两京地区的影响下出现了多个墓室壁画创作的中心区域:北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西北甘肃河西地区和东北辽阳地区<sup>[8] [P38]</sup>。属于这一时期的壁画墓共有四十五座,其中两京地区占到了十二座,从数量上来看仍然是墓室壁画创作最活跃的中心区。两京地区周边的附近地区共发现了七座壁画墓,从壁画的各方面表现来看基本上和两京地区相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两京地区汉墓壁画的外延。如徐州黄山陇壁画墓为一石板构筑的石槨墓,壁画残存于西壁和南壁,西壁绘车马出行图和乐舞场面,南壁亦有车马出行图,且门两旁绘有门吏<sup>[9]</sup>。安徽亳县董园村1、2号墓规模较大,为小

砖砌筑的多室墓,规格较高,但壁画的保存状况不好。其中1号墓四壁彩绘壁画,券顶上为天象图,内容不清楚。2号墓前室穹窿顶绘天象图,前室北耳室门额上绘一着绿衣的人物。前中室门额上迎面绘帐篷、旌旗、芦苇,背面墨绘双兽。中室券顶上绘朱栏亭阁的仙界景象,前后墙壁上还残存有仕女形象<sup>[10]</sup>。河北的三座壁画墓均为大型砖券横中室多室墓,其中望都所药村1号墓壁画主要表现在墓室下部的壁面上,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表现的是各种办事的属吏,下层表现各种吉祥动物<sup>[11]</sup>。2号墓和1号墓类似,但保存状况不好。安平遂家庄壁画墓壁画绘于前室右耳室、中室以及中室右耳室。内容主要是门卒属吏、车马出行、墓主人、乐舞百戏、庭院建筑等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没有见到天堂仙界的图像<sup>[12]</sup>。

两京地区之外其他三个壁画创作中心区域共发现了二十六座壁画墓。限于篇幅,对于每座墓的具体情况不再一一叙述。总体上看在主题思想、内容布局、形式风格等方面都深受两京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影响,但是在许多方面又鲜明地表现出了自身的地域特色,反映了本地的文化传统。首先在主要内容上有车马仪仗、属吏侍从、乐舞百戏、庄园楼阁、墓主宴居、庖厨劳作、农牧生产、历史人物、祥瑞天象、仙人灵物、山峦树木、门卒、门犬等内容,在两京地区及周边的壁画墓中都可以看到。而其中个别内容又非常具有地方特色。如和林格尔壁画墓中农牧生产的内容,鄂托克凤凰山壁画墓中的独角兽和剑、盾、弓弩等武器,东北辽阳地区壁画墓门栏上所绘的门犬等等。在画面的布局和构图上与两京地区无明显的差别,而在壁画的绘制规模上除个别墓壁皆绘,规模宏大外,其余都较两京地区逊色。显然仍不具备两京地区壁画创作的那种文化与地域优势,同时在画面的安排上显得更加灵活随意一些。最后,在整体的艺术风格上与两京地区的区别更明显,总体上显得简约、随意,较少地体现出两京地区及周边地区墓室壁画的那种相对严谨写实的绘画风格。这一方面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些区域内尽管受两京地区墓室壁画的影响,壁画创作的传统已经形成,但是

其艺术水平还较两京地区有明显的差距。

总之,西汉中晚期两京地区已经成为汉代墓室壁画创作和繁荣的中心,新莽到东汉前期,个别其他地区的壁画创作已经在两京地区的影响下产生,并且在这一时期两京地区内部墓室壁画创作的重心也已经发生了偏移。到了东汉中期两京地区的墓室壁画创作外延到了其周边地区,同时几个边远地区的墓室壁画创作在两京地区的影响下发展繁荣起来,从而成为了墓室壁画创作的区域中心。在汉代墓室壁画出现和发展的过程中,两京地区的墓室壁画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其数量众多,时代蝉联,又自成体系,同时开创并定型了诸多壁画创作的要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京地区墓室壁画成为整个汉墓壁画发展的一个缩影。

#### [参考文献]

- [1] 贺西林. 战国墓葬绘画的风格与图像[J]. 四川文物, 2002 (2).
- [2] 贺西林. 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M]. 西安: 陕西美术出版社, 2001.
- [3] 孙福喜, 程林泉, 张翔宇.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初探[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
- [4]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J]. 考古, 1959 (9).
- [5] 关天相, 冀刚. 梁山汉墓[J]. 文物参考资料, 1955 (5).
- [6] 山东省文物局. 山东东平发现罕见汉代精美壁画墓[N]. 中国文物报, 2008-01-25.
- [7] 张朋川. 黄土上下: 美术考古文萃[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 [8] 罗世平, 廖旸. 古代壁画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9] 葛治功. 徐州黄山陇发现汉代壁画墓[J]. 文物, 1961 (1).
- [10] 安徽省亳县博物馆. 亳县曹操宗族墓葬[J]. 文物, 1978 (8).
- [11] 姚鉴. 河北望都县汉墓的墓室结构与壁画[J]. 文物参考资料, 1954 (12).
- [1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安平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物春秋, 1989 (Z1).

[责任编辑:白云]